

入主流 立潮头 走出去

——罗俊校长在文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015年9月8日怀士堂)

诸位同仁：

为了召开今天这个会议，我们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也到各个文科院系就学科建设做了调研，征询了不少文科的专家、教授的意见。我个人一直在思考和学习，深切地感到，文科之特殊、之重要，可能超乎我们的想象。文科把自身当作学问来研究，专门探讨那些过去没有解决、今天仍未解决的精神难题，无法速成，难以量化，甚至还常被称之为“无用之学”——但无用之用往往是有大用；文科的强与弱，它的影响力如何，直接关系到一所大学的价值观念和精神风采，它塑造大学的灵魂，诠释学者的良知，为千万学子奠定如何才能安身立命的精神基座。对于大学四大使命之一的文化传承创新，文科相比其它学科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可以说，文科带头守护着我们这所大学的精神、文化和价值。因此，发展文科的学术研究实力、扩大文科的社会影响力，让中山大学出更多思想成果、出更多文化大师、出更多传世之作，并在世界上具有更强大的学术影响力，这是我们文科发展的基本方向。

文科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要看上下千年、至少上下看百年，功成不必在我的气度和耐心。不要指望出台一些扶持政策就能立见成效，更不能用那些僵化的科研评价体系一管到底，从而忽略甚至扼杀那些有思想的学术、有个性的学者。因此，举行这次文科工作会议，以我个人之见，最重要的还不是研讨我们怎么做的问题，而是首先要重新明确我们对文科的认识和期待。“得文科者得天下”，也就是说，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拥有一流的文科。下面想具体谈谈我的认识。

一、现状

召开这个会议之前，除了调研，我还特别请教了春声常务副书记，他是中大的“老文科”。他给我讲了中大文科的历史，足以令人骄傲和自豪。我们的文科有着勇于创新、开拓的传统，如解放前中研院历史语言所的创办、民俗学学科的奠基，解放后东南亚研究的开拓，改革开放后最早恢复法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以及创设历史人类学学系等等。中山大学的文科历史悠久、风格卓然，大家辈出，一直是我们的强项。我们这所大学的精神气质，很大程度上也是那些文科先贤们的言行所塑造的。几十年来，中大声望渐隆，恐怕也受益于文科者最多。这样说，未免轻看别的学科的意思，中大发展到今天，早已是文理医工齐头并进，这是不争的事实，无须我再强调。

刚才，春声常务副书记已经对我们学校文科的学科发展现状做了详细的介绍，我就不重复了。总体而言，中山大学的文科有着良好的学术传统和深厚的学术积累，近年来，更是取得了较快的发展。我们的文科汇聚了一批年富力强、潜心向学的优秀学者，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毕业生，“十二五”期间科研经费排全国第五。今年，我们也欣喜地看到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第一批立项4项、并列全国第一；年度项目立项37项，居全国第三。在社会服务方面，我们也积极发挥社会服务功能，推进智库建设，为国家和地方决策提供咨询服务。今年，国家治理研究院提交的《深化医改的关键问题与对策》获得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

虽然我们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但从调研情况看，文科可以改变、发展的空间还很大，假如我们真正把文科放在历史长河的视野里来看，真从一所大

学的精神高度上来认识，我们文科的发展就可以步子更大一点，进而通过建设一个更强大、更具人文关怀、更有道义影响力和精神感召力的文科，来重塑中山大学在世界大学之林的形象和地位。

二、目标

在物理学界，一两百年才出一个大家，让我钦佩的物理学家有许多，其中最著名的有牛顿和爱因斯坦。他们之所以伟大，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在物理学领域作出了里程碑式的重大贡献，更重要的是，他们是有思想的科学家，他们的学术贡献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我想，我们的文科也是如此，就是要激发可持续发展的创造力和可持续的思想创新，我们文科的目标就是：“出思想”，因为有灵魂的东西才能传世。

大学不仅要有科学的发明、知识的传承，更重要的，还要创造新的思想、建构精神高地，这样的大学，才有自己的学术品格和人文传统。科学技术本身是价值中立的，它更多的是创造“工具理性”，但不能满足人类对于政治理念、伦理规范和人文关怀等层面的需求，它难以提供人类所需要的“价值理性”，无法帮助人类“克服意义危机”。我们大学担负着神圣的责任，因为我们不仅输出人才，也输出价值，我们不仅传承知识，也创造思想。作为一所历史悠久、人文积淀深厚的大学，我们应该大声疾呼、大力弘扬人文传统，应该敢于在观念、思想、精神上引领社会，引领世界文明的发展。

为什么要谈我们文科的目标是“出思想”，大概是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首先，中山大学在这方面有着良好的传统。提起中大，我们都要说陈寅恪先生，他是位真正的大师。对于中大这位泰斗级的先贤，他的学问太高深，我所知甚少，只能说“须仰视才见”，到任后我专门去拜访了陈寅恪先生故居。陈先生晚年患了眼疾，在中大写出了八万多字的大巨著《柳如是别传》，他如此的坚毅令我感动。但让我更为钦佩的是他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完成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这两部著作奠定了中国中古史的解释架构。在这两部著作里，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考证、学术和历史，更多的是陈先生思想。还有梁方仲先生，他是历史学和经济学的大家，在清华大学学的是经济学，先后任职于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岭南大学经济和中山大学历史系。他的代表作《一条鞭法》在当时是具有现实意义指向的，他想通过对明代田赋制度的研究，为民国时期的田赋改革提供参考。随后梁先生以“一条鞭法”研究为中心，把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中国历史研究，建立中国新史学的研究范式，构筑起关于中国传统经济运行的解释框架，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其次是中国特色的需要。新中国成立66年来，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了不断探索，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目前的中国，已经到了该“出思想”的时候，是时候去总结“中国经验”了。马骏副校长曾和我谈，他觉得，去研究经济和社会建设结合正在开展的政治基础是什么，就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觉得很有道理，这个题目既有宏观视野，又结合当下，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总结“中国经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多年高速增长，欧美多次出现所谓“中国崩溃论”，但中国经济并未发生任何崩溃，这是对传统经济学、政治学的挑战。我们谈制度自

东改革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郑庆顺代表广东省委对学校提出了几点希望：希望中山大学为广东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重要支撑；希望中山大学积极参与广东省高水平大学建设；希望中山大学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郑德涛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并向春声同志表示衷心的祝贺。他说，2006年初，从李延保老书记手上，接了党委书记这个沉甸甸的担子，转眼间十年过去了。这十年在人生是一段弥足珍贵的经历。在任期间，在春声同志的鼎力支持和广大师生员工的支持下，认真履行，紧紧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工作中注重在把握方向、带好队伍、营造学校发展的良好环境氛围等方面下功夫，努力推动学校科学发展。十年来，全校师生员工不断开拓进取，学校各方面工作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我们大家为了学校发展共同付出了汗水，也一起分享着学校进步带来的喜悦。郑德涛表示，十年来，更让他感到留恋和珍惜的，还是由历代先贤和全体中大人共同营造、呵护的中大文化之精神。这所伟人手创、地处岭南的中山大学有自己独特的性格与品味、志存高远、兼容并蓄、敢为天下先，既开放又内敛，脚踏实地不断追求卓越。正是这种精神时刻鼓舞和激励着努力为学生做好服务。郑德涛动情地说道，在离任之际，感触很多，特别是对学校的感情很难用语言来表达。学校的一草一木，与大家相处的点点滴滴，都将成为永远珍藏的美好记忆。他有幸成为一名中大人，有机会与诸位同事并肩奋斗，而感到莫大的幸福和骄傲！借此机会，他衷心感谢全校师生、广大校友，还有各位老领导、老同志；衷心感谢学校领导班子的各位同事；衷心感谢黄达人老校长、许宁生校长、罗俊校长；有幸与这三位校长共事，朝着共同的理想和目标，不仅是工作上相互支持鼓励和信任的好搭档，彼此更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他说，罗俊校长来到学校后，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全身心投入工作，积极谋篇布局，大力推动学校实现新的发展。希望大家同心协力，全力支持陈春声书记和罗俊校长的工作，将学校事业不断推向一流。

信、道路自信，更要谈理论自信。中国近四十年高速发展的经济，就是很好的研究对象和课题，它的经验可以总结成理论，弥补源于欧美经验的经济学习理论和政治学理论的不足。

第三，是时代发展的要求。现在已经是大数据时代，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极大地推动了我们研究的发展。过去让学生孜孜不倦、可以贡献毕生心血的文献典籍整理工作，在现代科技的帮助下变得更为容易方便。因此，当今科学家的学术表达不能仅仅是做整理，“出思想”对于当代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的质量，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在我们谈及研究成果时，不能仅仅满足于出了多少本书，而更应关注是这些书里面有多少思想。要更好地结合当代科技的发展，创造出更多的好思想。

因此，从以上三个方面考虑，我希望文科的同仁们能够像陈先生和梁先生那样可以开宗立派的学者。历史已经证明，只有因思想而被学界记住的学者，才是真正的大家，真正的泰斗。物理学最伟大的思想，依我的理解，文科应亦如此。“出思想”，应该成为中山大学的文科学者们追求的目标。

三、路径

在新的形势下，谋划中山大学文科的未来，各个学科应该站得更高，看得更远。第一，尽管我们身处岭南，但应胸怀天下。这个天下，首先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其次是全世界，是整个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第二，各个学科都应思考如何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学科。也许有人会觉得这个目标太高。目前，我们学校有17个学科进入ESI前1%，若是回到十几年前，也许许多人也会觉得是不可能的。这一方面说明，我们是有基础的，另一方面说明，只要我们认真谋划，提早布局，扎实推进，梦想就可以变成现实。中山大学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文科必须建成一批世界一流的学科。我们应当抓住这个机遇，也应当肩负起这个责任。第三，我们应该想得远一些，不要只着眼于三五年，应该从现在起，为百年发展考虑，奠定基础，开创格局。

我们的文科如何能继承原有优良传统，不断创新新发展，出大家、出思想，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学科？我在今年春季工作会议上讲了三个面向——面向学术前沿，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面向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这同样适用于文科。同时，针对文科，我今天讲九个字——入主流、立潮头、走出去。

(一)入主流

我们文科有着优秀的传统和良好的基础，但是调研下来，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我觉得，有些学科似乎已经开始自我边缘化，说得不好听些，有点儿自娱自乐的意思，这在中大是不合适的。我们已经明确了共同的目标——进入国内第一方阵，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大学应该有一批世界顶尖的学科。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科应该处于主流学术圈，要知道学界在关注什么，国际同行在关注什么，我们对这些问题要有思考，要能够解决问题。我们还应该关注国家的重大战略部署，想想我们能做些什么。中大的学者必须具有这样的学术追求与使命感。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首先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地理上我们远离国家政治文化中心，但学术上我们决不能远离中心。如果学界同仁聚集在一起讨论重要问题的时候，如果他们讲到某个学科最重要学者的时候，没有中大的学者在某

东改革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郑庆顺代表广东省委对学校提出了几点希望：希望中山大学为广东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重要支撑；希望中山大学积极参与广东省高水平大学建设；希望中山大学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

郑德涛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并向春声同志表示衷心的祝贺。他说，2006年初，从李延保老书记手上，接了党委书记这个沉甸甸的担子，转眼间十年过去了。这十年在人生是一段弥足珍贵的经历。在任期间，在春声同志的鼎力支持和广大师生员工的支持下，认真履行，紧紧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工作中注重在把握方向、带好队伍、营造学校发展的良好环境氛围等方面下功夫，努力推动学校科学发展。十年来，全校师生员工不断开拓进取，学校各方面工作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我们大家为了学校发展共同付出了汗水，也一起分享着学校进步带来的喜悦。郑德涛表示，十年来，更让他感到留恋和珍惜的，还是由历代先贤和全体中大人共同营造、呵护的中大文化之精神。这所伟人手创、地处岭南的中山大学有自己独特的性格与品味、志存高远、兼容并蓄、敢为天下先，既开放又内敛，脚踏实地不断追求卓越。正是这种精神时刻鼓舞和激励着努力为学生做好服务。郑德涛动情地说道，在离任之际，感触很多，特别是对学校的感情很难用语言来表达。学校的一草一木，与大家相处的点点滴滴，都将成为永远珍藏的美好记忆。他有幸成为一名中大人，有机会与诸位同事并肩奋斗，而感到莫大的幸福和骄傲！借此机会，他衷心感谢全校师生、广大校友，还有各位老领导、老同志；衷心感谢学校领导班子的各位同事；衷心感谢黄达人老校长、许宁生校长、罗俊校长；有幸与这三位校长共事，朝着共同的理想和目标，不仅是工作上相互支持鼓励和信任的好搭档，彼此更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他说，罗俊校长来到学校后，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全身心投入工作，积极谋篇布局，大力推动学校实现新的发展。希望大家同心协力，全力支持陈春声书记和罗俊校长的工作，将学校事业不断推向一流。

陈春声对中央、上级组织和老师们、同事们的信任表示感动，有机会上新的角色，继续为中山大学这所自己所挚爱的学校服务。他说，此时此刻，感到肩上的责任很重。作为一个大学党委书记的重要责任，要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在政治上要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固本培元，行稳致远，以“立德树人”作为工作的根本任务，努力培养德才兼备、具有领袖气质和家国情怀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陈春声说，刚才郑德涛书记发表了情真意切、感人至深的离任讲话。郑书记不仅仅是一位深刻洞察高等教育规律、具有很高的政治定力和政治智慧、深受师生爱戴的大家长，更是一位既严格又宽厚、既坚持原则又善解人意的兄长。中山大学最近十余年的事业发展，凝聚着包括郑书记在内的历任学校领导者的智慧和心血。而在他自己到任学校从事行政工作的经历中，郑书记的培养和指点，更具有重要的意义。许许多多感人的具体细节，在今天这个场合难以尽述。他表示，个人对郑书记离任，真的感到十分的不舍。郑书记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当好大学党委书记的榜样，以后学校也还有许多事情要向他请益。陈春声表示，在任前谈话中，中组部、教育部各位领导同志再三叮嘱，要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支持校长依法独立负责地行使职权。对做好这一点充满了信心。过去的将近8个月时间里，以副职的身份协助罗俊校长开展工作，真切地知道罗俊校长对高等教育规律有深刻认识，对大院长远利益和发展目标高度负责，善于把握重要机遇谋求学校发展，是一位眼界高远，锐意进取，大公无私，作风扎实，善于与人沟通合作的好校长。个人之间也有非常好的互信和友谊。有信心与罗俊校长合作好，与班子成员和全校师生员工共同努力，推动学校事业更上一个台阶。陈春声深情回顾了在学校学习工作情况。他说，在中山大学学习、工作了三十多年，对这所中山大学先生亲手创办、具有百年办学传统的大学也有较深的理解和体验。在最近十年多的发展中，“大学是一个学术共同体”“教授就是大学”“善待学生”和“人心向善”等等理念已经成为广大师生的

共识，正在积淀成为大学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一定要更好地守护大学的精神和大学的文化，继承发扬中山大学的优秀办学传统，勇于开拓，锐意创新，勤勉不息，扎实工作，争取早日实现建设文理医工各具特色融合发展，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目标。他最后再次感谢组织和大家的信任与支持。

罗俊说，今天德涛同志虽然离开了中山大学的领导岗位，但德涛同志永远是中大人，希望德涛同志一如既往地关心学校建设和发展。罗俊表示，春声同志是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家，他政治立场坚定，对中山大学有着深厚的感情，是教授们的好朋友，能与师生员工打成一片。与他共事期间，一些棘手、困难的事情，都能很好地解决，他的工作能力是有目共睹的。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陈春声同志是新班长，自己在党委的领导下，认真履行校长的职权。对与陈春声同志一起搭好这个班子，共同做好中山大学的各项工作充满信心。再次感谢中组部、教育部和广东省委省政府对中山大学的关心。中组部干部三局、教育部人事司、广东省委组织部及省委教育工委等单位的有关同志也出席了会议。我校全体在校校领导、校长助理、中层正职、教师代表等200余人参加了会议。

中，那就不合适，这就是不在主流。我所说的“入主流”，与“孤独的思考者”的提法并不相悖，我理解的孤独思考并不代表远离学术主流，而是对人文学者独立思考的一种比喻。入主流，就是要思考大问题。有人给我讲过美国一位经济学家的故事。这个经济学家名叫Mancur Olson，他曾经说：“人生苦短，我只能将我的时间用来想大问题”。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出版了《集体行动的逻辑》，八十年代又出版了《国家兴衰探源》，他去世后同行出版了他未完成的手稿《权力与繁荣》，思考的都是大问题，而且都是超越了经济学的关于人类发展的大问题。所以，我希望我们文科有一批学者能思考一些大问题。当然，学术研究是分层的，不可能所有的文科学者都像这样只思考大问题，但是对于大学而言，我们的学科建设必须要抓住本学科的大问题来开展研究，并给予支持。

(二)立潮头

勇于开拓创新是中大大文科最优良的传统，我们要发扬“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身处广东、胸怀天下，不能仅仅满足于广东最好、华南最好。我们可以形成岭南学派，但绝不只做“岭南一柱”，偏安一隅，文科的学者应该有大气魄、大眼界，摒弃身上可能会存在的“土气”、“酸气”和“俗气”。我们各个学科要努力发展，乘势而上、顺势而为、争做最好，勇立潮头。

立潮头，就是注重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国家现在十分关注南海问题，还有“一带一路”战略，从学术角度考虑，正是我们的文科学者发现重大学术问题，大展身手的好时候。学校现在在珠海校区组建一些学科，如设置国际关系学院等院系，就是从南海问题、“一带一路”战略考虑，提升学校相关学科的研究水平，为国家战略服务。

立潮头，就是要唱主角，要使中大大学者的声音变成国家战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已成为新时期国家的重大战略，中宣部也在上半年开始启动了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计划。各高校纷纷抓住智库的建设机遇，通过智库建设积极争取各方资源，以提升学校的社会声誉。智库机构，就其功能而言，并不是简单地由政府“递折子”、“出点子”的机构，也不是政府下属的政策研究室，它具有一定的研究独立性。充分发挥智库机构作为理论研究、战略研究、政策建言、舆论引导和公共外交的功能，建设大学智库机构，是大学快速提升社会科学影响力的一个途径。

今年上半年，文科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制订颁布了《中山大学高端智库建设方案》。明确学校重点布局和建设国家治理研究院、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国际问题研究院三大智库。这三个智库机构的目标，是建成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并有较大国际影响的高端智库。同时，加强高端智库建设与学科建设的互动，与所依托学院密切互动、互为支撑、互相促进，同时促进相关学科发展。

除了战略需求的“潮头”，学校自2013年开始实施的“中山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中长期研究与出版计划”，则强调的是立足于学术前沿的“潮头”。力求整理、研究和出版具有传世价值的经典著作和丛书，也是希望能够涌现一批能够立潮头的学者和著作。这种创新性探索是符合人文社科发展的内在规律的，克服了当前科研项目体制存在的短、平、快的弊端，力求树立学术标杆，要求有百年影响，重在学术传承。但我们也要注意到了，学校目前启动的项目，大多是以资料文献整理为主的基础性工作，这些工作非常重要。但我也希望这个计划要更重视思想性、

学术性、前瞻性强、原创性著作，最终要通过创造性的研究，出思想、出文化，并通过一段时期的积累、酝酿，形成相关学派和学术高地。

(三)走出去

教育部之前在《关于深入推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意见》里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推动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我以为“走出去”是我们在做好前两点的同时应该思考的问题，必须坚持以为我为主，立足实际，把握主动，深化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有选择地、脚踏实地地“走出去”。

首先，我们可以加强多学科的国际问题研究，服务国家外交战略，推进全球问题、国际区域和国别问题研究，提高研究的战略性、前瞻性、针对性。考虑到珠海校区的区位优势，学校准备以我为主，立足实际，把握主动，深化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有选择地、脚踏实地地“走出去”。

其次，我们毗邻港澳地区，要发挥港澳在国际学术交流领域的区位优势。探索与港澳高校、研究机构合作的新机制，构建学术交流的新平台，共同推动中华学术“走出去”。例如，我们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与香港高校合作，其“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项目的阶段性成果受到国际同行高度评价，预计该项目“对中国文明进程所提出的历史性解释有可能为研究领域转型作出重大贡献”。

第三，出现一些具有广泛国际学术影响力的学者和学术经典。在国际汉学界十分著名的《剑桥中国史》在提到陈寅恪先生时这样写道：“解释这一时期政治和制度史的第二个大贡献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作出的。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观点，远比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对《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给予了极高评价。之前提到的梁方仲先生，以“一条鞭法”研究享誉学界，相关学术论著被翻译成多国文字，被称为“明代赋役制度的世界权威”。我们现在要努力再产生一些这样的在学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者和著作。

第四，培养一批优秀的国际校友。在留学生培养方面，我们不能唯指标数量是从，仅教大量的汉语培训生，而是能真正地按照中山大学“德才兼备、领袖气质、家国情怀”的标准，培养一批高质量的国际学生。

诸位同仁，我常和文科的朋友们开玩笑说，我们理科是研究物的，你们是研究人的。在我的认识中，文科是研究人的学问，探寻人的精神世界及其沉淀的精神文化，研究人的行为，社会组织形态、现象和规律。我们都说大学是社会进步的灯塔，大学是社会文明的良心。诸位，作为塑造大学灵魂的工程师，要肩负使命，戮力同心，致力于世界一流文科建设，重铸中大文科之辉煌。

大学文科的发展亦是一个国家文化发展的基础，而文化的复兴又是民族复兴的先声。同志们，90多年来，我们中山大学一直与民族共患难，与时代同行，树人格之典范，存高远之理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绵延不绝。我希望借学校大力度发展文科的良机，中大能再造更多思想传奇，再出更多文化大家，从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谢谢大家。

(上接第一版)事业目标中，把质量提升、内涵发展作为学校发展的战略主题，坚定不移地以质量提升为学校的内涵式发展道路，牢固树立人才培养在学校工作中的中心地位，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突破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办学活力，不断提升学校治理水平和创新能力，开创学校事业发展的新局面。为此，学校要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创新人才培养体制机制，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着力提高人才培养服务国家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困难的实践能力。要打造高素质教师队伍，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有”好老师的标准，引导鼓励教师严谨治学，全身心投入教书育人工作。要继续深化综合改革，以前瞻的思维、科学的方法积极推进学校综合改革方案确定的改革任务。通过综合改革进一步明晰学校发展战略，探索走出一条与中山大学历史文化相适应、与国家发展战略相统一、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相协调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道路。要大力推进依法治校，以中山大学章程为依据，加强配套制度体系建设，逐步构建和完善现代大学制度，切实提高依法治校能力和学校治理水平。要全面提升创新能力，充分发挥学科优势和区位优势，着重围绕国家经济建设结构布局调整以及广东自贸区、珠三角经济区建设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做文章，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协同创新能力，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贡献力量。希望中山大学充分利用地处沿海、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和学科优势，继续发挥港澳问题研究重镇的智库作用，进一步密切与港澳高校及教育机构的联系，利用自身影响力，积极推进与港澳地区的教育文化交流，在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爱国后备力量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集聚更多的正能量。办好中山大学，领导班子是关键，希望中山大学领导班子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严三实”最新要求贯穿领导班子建设全过程，凡是有利于中山大学事业发展的，就坚决干、加油干，一刻不停歇地干；凡是不利于中山大学事业发展的，就坚决改、彻底改，一刻不耽误地